

朵雲名家翰墨

沙孟海蘭沙館印式

沙孟海
編

上海書畫出版社

朵雲名家翰墨

沙孟海蘭沙館印式

沙茂世
印

海書畫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沙孟海蘭沙館印式 / 沙孟海著; 沙茂世編. — 上海: 上海書畫
出版社, 2013.10
(朵雲名家翰墨)

ISBN 978-7-5479-0687-3
I. ①沙… II. ①沙… ②沙… ③. ①漢字—印譜—
中國—現代 IV. ①J292.4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33128號

朵雲名家翰墨

沙孟海蘭沙館印式

沙茂世 編

責任編輯 朱艷萍
特約編輯 楊小磊
審 讀 茅子良
責任校對 孫旭明
裝幀設計 品悅文化
技術編輯 吳著中

出版發行 ②上海書畫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號 200050

網 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h@online.sh.cn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浙江新華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 1194 1/16

印 張 14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數 0001—1200

書 號 ISBN 978-7-5479-0687-3
價 壹佰陸拾圓

朵雲名家翰墨·篆刻大系

編委會主任

盧輔聖 王立翔

編委（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立翔	王劍	方傳鑫	朱艷萍	沈培方	茅子良
徐明松	馮磊	張偉生	張恒烟	楊勇	盧輔聖

出版說明

中國的印章史，可上溯至殷商，印譜史的源頭，或可探自宋徽宗時期。北宋時古物間有出土，金石學始興，印譜出現于斯時，自有記錄史料、研考典章的功用。及至元明，文人參與自書自刻，或自編印譜，或他人裒輯，以供鑒賞臨習、傳播名聲之用，個人專集，漸次成風。至此，這兩大基本功用，成為印譜的重要特徵。此後，列代妙鑄，皆有載體，後之學者，大受裨益，紛紛汲取精華，催生靈感，而明清之際，流派孳生，風格紛呈，印學尤盛，印譜之功，功莫大焉。

既是載體，印譜承載的內涵和生發的價值遠不至此。尤為重要的，是隱藏着個人乃至時代的審美趣味，透露着師承淵源和傳統資訊，甚而潛泳着時代的藝術和社會思潮。明清時期，名家輩出，私家印譜已成蔚然之風。浙派、皖派等諸派別，吳讓之、趙之謙、吳昌碩等諸名家，無不有精品印譜存世。及至民國，因現代印刷術的廣為使用，使原來懷金以求的印譜得以化身千萬，尋常易見，印章藝術更為普及，印譜之風更為甚行。印譜承載了一代代藝術精英於方寸天地鏤而不捨的卓絕貢獻，包含了篆刻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經濟繁盛，文化發展，藝術迎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傳統藝術如篆刻印章也是創新不斷、名家雲集。上海書畫出版社秉承傳統，以弘揚書畫篆刻藝術為己任，不僅長期致力於歷代印譜的影印出版，更關注當今印壇的創作探索。為累積和展示當代篆刻藝術成就，推重印章本體審美特徵之研究，推進精英藝術家之間的交流，我們以千年的印譜傳統，專業的圖像和史料編集，嚴謹的學術掌握和編輯態度，特遴選建國以來在各時期取得重要成

就，或成名在建國之前而藝術成就主要在建國以後的篆刻藝術大家，彙入《朵雲名家翰墨》之篆刻大系，以存當世之傑作，開千載印譜之新篇。

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云：『迹有巧拙，藝無古今。』我們相信，在藝術的大千世界裏，古與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毋需截然分野，而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創造，終將成為超越時空、共耀文明的美。

上海書畫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月



馬一浮題簽

虛和秀整饒有書卷清氣
蕙風絕賞會之謂神似陳
秋堂信然

甲子臘月

吳昌碩年八十二



吳昌碩甲子題辭

浙人不學趙撝狔偏師獨出
 時英雄之何陋習一蕩蕩
 不似之似佞謀爾我思授筆
 一麾戰若鼓不競還落鋒
 文子如先生心之
 五言
 老年讀竟書



吳昌碩乙丑題詩



馬一浮題辭



作者簡介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瀚，後改名文若，字孟海（中年以後以字行）。號僧孚、石荒、沙邨、蘭沙，浙江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人。歷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浙江省博物館名譽館長、浙江美術學院終身教授、浙江大學教授、杭州大學兼職教授、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浙江省考古學會名譽會長、西泠印社社長。有關著作主要有《沙孟海論書文集》、《印學史》、《中國書法史圖錄》、《沙孟海書法集》、《蘭沙館印式》等。

沙孟海先生德高望重，學識淵博，在古典文學、古文字學、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尤以鬱勃飛動的書法藝術，雄視書壇，馳譽海內外。在印學研究和篆刻藝術創作方面，亦有很高的造詣，吳昌碩嘗于一九二五年贈詩，對他篆刻藝術作出高度評價。

余年昔平恆治印留稿亦僅雖後自有胸裏而未短手蒙所就殆無
全稱七十以後病瘠不任誣畫秀而不實每媿虛名今甄錄早歲朱
墨搨本起元四年甲子訖元十四年甲戌止年間所生三十八事次為初
編又甄錄近年集搨起元二十二年癸亥訖元三十四年甲辰止年間
所生三十三事次為續編自存觀省非以問世元五十六年嘗應徵以
譜齋日本展院展後北京主辦者袖取若干葉并安書吳先生乙

五題詩墨留置未反諸印今既搨補五題詩惟用景印本
升首初編若干印尚有墨規者則吳先生閒時手識也

一九五六年丙辰三月袁治竟孟海記



編者按：

一九五六年嘗應征以譜費日本展覽，應是一九六六年之誤。因為印式不可能在
一九六四甄錄集搨完成之前，五六年就去日本展覽。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
二月日本『中國現代書道展覽品總目錄』中確有沙孟海印譜展出，也證實了
這一點。

前言

先父沙孟海以雄渾剛健的書風，獨步當代書壇，有『書法泰斗』之譽，是當代公認的最傑出的書苑宗師之一。尤其是他的題榜大字，書法界稱『海內榜書，沙翁第一』。他的書法藝術不僅飲譽國內，在國際上亦有很大的影響，為世人所崇仰。其實，在印學研究和篆刻藝術創作方面，先父亦有很高的造詣，祇是因為書名太盛，印名未免為之所掩。一代宗師吳昌碩先生於一九二五年曾贈詩曰：『浙人不學趙搗叔，偏師獨出殊英雄。文何陋習一蕩滌，不似之似傳讓翁。我思投筆一鏖戰，笳鼓不競還藏鋒。』就是高度評價他篆刻藝術的成就。

先父幼時，就對祖父鈐蓋在藥方上『活人命于紙上』的印章甚感興趣。後來他在祖父的教導下，學篆文，習篆書，中學時代就廣為友人刻印，可以說，祖父是他的啓蒙老師。一九二〇年，先父拜投馮君木先生門下進修古文辭時，在君木先生的關懷與安排下，還向同縣的篆刻家趙叔孺先生學刻印。《沙邨印話》中謂：叔老『其為元朱文，為列國璽，謚栗堅挺，古今無第二手，心摹手追，至今弗能逮。』一九二二年先父應邀去上海為屠、蔡兩家擔任家庭教師。一九二三年君木先生也去上海任寧波旅滬錢業公會主辦的修能學社社長，師生間更是頻繁相從。先父常隨君木師與海上名人吳昌碩、況蕙風、朱彊邨等交游，侍坐旁聽，獲益匪淺。因此有機會獲得一代宗師吳昌碩先生對他篆刻方面的題辭、題詩以及對篆刻作品方面的嘉許和訓迪，這使他對篆刻的興趣愈濃，研索益勤，一九二五年成為他篆刻創作最盛的一年。除寧波最早的印友吳公阜（澤）外，先父在上海又與王个移、朱復戡、陳巨來、方介堪、葉露園等互示印作，交流切磋，技藝日進。當時在上海，吳昌碩先生與趙叔孺先生的篆刻藝術各成體系，是風格迥異的兩派，面對這兩位老師，先父博取衆長，轉益多師，發揚自

己的特點，走自己的道路。正如他在《僧孚日錄》中所云：『刻印要兼師衆長，不拘樊籬，久而久之，自成一家面目，則輒生之志也。』《沙邨印話》中亦云：『余近作亦不肯專爲誰體。老杜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吾意亦猶是也。』他在趙叔孺、吳昌碩兩先生的親炙下，熔陰柔陽剛之氣於一爐，形成個人的獨特風貌。

嗣後，隨着工作的調動，先父在杭州、廣州、武漢、重慶、南京各地，又先後結識了韓登安（競）、陳達夫（兼善）、馮康侯（彊）、喬大壯（曾劬）、蔣維松（峻齋）、唐醉石（源鄴）等印人，衆多藝術家的藝術風格，使他的篆刻風格逐步走向成熟。既雄強，亦工整，但終究還是以陽剛雄強爲主格，晚年更重蒼勁之氣。

新中國成立後，一九四九年經韓登安先生介紹，先父參加了西泠印社。他是一九五八年恢復印社的七個籌備委員之一。一九七九年在西泠印社成立七十五周年大會上，又被推舉爲印社社長。先父的印學著作除一九二八年撰寫《印學概論》在一九三〇年的《東方雜誌》美術號上發表外，以後又陸續撰寫了《沙邨印話》，出版了《印學史》。接着又撰寫了幾篇如『論秦印』、『記巴慰祖父子印譜』、『印學形成的幾個階段』等印學方面的論文。糾正了晚清以來印人將周代古璽中的『小璽』作爲秦印的錯誤；他又以巴譜爲依據，雄辯地提出所謂『四家會刻』原是巴氏一人之作；他還對數千年我國印學史，提出了以四輩代表性印人作爲分期的標準等，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重視。一九八三年印社八十周年紀念大會時，他對『金石』與『篆刻』這兩個歷來被印界混淆了的概念作了論證與闡明，引起了社員的熱烈爭論，直到五年後印社八十五周年，才在印界得到完全統一的認識。一九八八年他親書『西泠印社展』展標，分別去日本東京、大阪、岐阜三地巡回展出，精品之多，藝術性之高，備受各界歡迎，引起了日本文化界的強烈反響。在他任社長的十四年中，親自寫信邀請國內外知名人士入社，

或請社內外人員參加學術討論會，使印社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國內外的威望日益昌隆。

目前在社會上流行的先父印譜，有《蘭沙館印式》原拓本上下兩冊，係先父過世後，沙氏家屬一九九六年捐獻，今存浙江省博物館；有一九八三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蘭沙館印式》；有一九九四年北京榮寶齋出版的《沙孟海篆刻集》；有二〇〇〇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原拓本《沙孟海印譜》；以及二〇一〇年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沙孟海全集》中的篆刻分卷等五種版本。上述五種版本收錄的印蜕有多有少，但是，收錄印蜕的多少，並不能說明版本質量的高下，不能說收錄得越多就越好、越有價值。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有一些印蜕少的版本，全是先父所刻，是完全可靠可信的版本；而有的版本印蜕雖多，其中却摻雜了一些既無邊款又無任何文字資料可以佐證的印蜕，這些印蜕的出現，不能不引起讀者的懷疑。目前在社會上還流傳現存吳昌碩先生當年曾對《蘭沙館印存》用墨規圈選三十七方印蜕之說，其實並無根據，真不足以信也。

先父在其所著《沙邨印話》中說過這麼一段話：『曩於啓之許見修水陳師曾（衡恪）手刻夕紅樓三字印，游刃恢恢，嘆爲絕作……通覽全稿（指陳師曾《染倉室印存》），未有若此印之驚絕者。蓋師曾亡後，其友人掇拾遺迹，不加別擇，匯錄成書，殆多其少作，未可知也。』又云：『凡詩書畫譜集，要在生前躬身銓定，方無遺憾。』

正是本着先父這樣的治學精神，我重新編輯了這本《沙孟海蘭沙館印式》。在本書的編輯過程中，我首先的依據是先父『生前躬身銓定』的目錄，其他的一部分亦是輯錄自先父的《僧孚日錄》、書信或其他零星書寫的片紙隻字，可以自信地說，所選印刻都有可靠的出處，當無遺憾。

就整理研究先父的篆刻精品而言，我有着別的研究者所沒有的優越條件。一、我有別人不可能擁有的先父沙孟海遺留下來的有關篆刻方面的手稿資料；二、離休之後，我有足夠的時間來學習研究分析這些資料；三、我有把先父的遺著認真整理出來、多留點給後人的一片誠心。這三點優勢使我對整理出版先父的篆刻精品充滿了信心。然而，我到底是一個科技工作者，對篆刻藝術應該說是一個門外漢，所以編輯出版中出現一些缺點、差錯在所難免。故特敬請專家和愛好篆刻的讀者指正；同時也敬請確係先父所刻精彩的、惜既無邊款又無文字資料可資證明而未被選用的印主，諒解是幸。

在本書編輯過程中，承蒙上海書畫出版社王立翔社長的大力支持，先父的弟子寧波周律之先生，浙江作家黃仁柯先生、上海方傳鑫先生給予我的熱心幫助，特在此一併予以致謝。

沙茂世 二〇一三年六月于北京寓所